

中國文字的故事（下）

王成聖

王安石的文字笑料

中國文字學演進到宋代，在個性強悍，過於自信的王安石手上，製造了不少的笑料，險乎被他的政治勢力所左右，導上了歧途。王安石晚年時，閑居金陵，他曾「以天地萬物之理」，其實是強以己意當作古人創造文字之意，以己說而代之古人之說，犯了一般研究中國文字學者的大病，而著了一本其後不久便被禁止的「字說」。幸虧這一部書也和其它若干文字書同樣的不會留存於世，否則的話，李陽冰的前車可鑑，又得由徐鉉、徐鏗般人物，畢一生之力，爲之糾正了。

不過，宋代以後的名家筆記中，還留存得有不少王安石「以己意度古人之心」的笑話，例如他說：「同田」爲「富」。「伶」字是爲人所令者，既不能自樂，也未能與衆樂之。又硬拆「戍」字是「人操戈」、「役」字爲「人執殳」。曾有一次，有客問他「霸」字爲何從「西」？王安石便答道：「西在方域主殺伐」，刺刺不休，長篇大論的加以解釋。後來有人說是「霸」不從西而從「雨」，王安石就立刻改口：「如時雨化之耳。」他最引人譏評的事，是好用後出的小說、佛書，解釋古人所創造文字的字義，因此被人責爲「本末倒置，穿鑿附會」。

王安石晚年好談字義，跟他同時期的飽學之士，便常常以此來跟他開頑笑。某次王安石問蘇軾，「鳩」何以從九？蘇東坡便以滑稽梯突的口腹對答，他說：「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王安石嘗又說：「坡者土之皮」，蘇東坡應聲而答：「滑者水之骨。」凡此笑料，都是中國文字學史上膾炙人口的趣聞軼事。

到是宋代的另一位名相，溫國公司馬光，對於我國文字，有過一番貢獻。他曾奉敕修纂了一部文字學巨著，參與這項工作，先後有王洙、胡宿、掌禹錫、張次立、范鎮等人。此一巨著即爲與「集韻」相副施行的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三篇的「類篇」，編末並附目錄一卷。「類篇」和「集韻」的最大不同之點，厥爲「集韻」以韻分部，「類篇」則以字形分部。而「集韻」所收的字數，併重文爲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類篇」則文凡三萬一千三百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兩者相加，共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比「集韻」反倒少了三百六十個字，因此，「類篇」所收的字實比「集韻」較爲嚴謹。

有宋一代關於我國文字的最大發明，厥爲「聲讀」，原來，在宋代發明「聲讀」以前，「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

字中，又分「左文」、「右文」兩種。所謂「左文」就是以一個字的左邊偏旁的字形，分爲五百四十部，因此「左文」又謂之「偏旁學」。右文係將「說文解字」中的形聲之字七千多個，以聲爲區分而分部，所以「右文」就是以一個字右邊的聲爲區分，又叫「聲讀」。由於古時候字少，「義寄於聲」，於是有很多字祇須用右文之聲，而不必有左文之形。例如「執干戈而衛社稷」的「干」，原爲「扞」字是，「聲」之所在，即爲「義」之所在，聽到的人可以因聲求其義。到了宋代，便有人利用此一原理，由聲讀之法而尋出文字的系統，成爲我國文字學上最有價值的一大發明。

譬如「母」字，說文樹（種）穀爲田。宋人便採作字母，加「父」而爲畋田之「佃」。如「堅」，說文「堅」剛也，從攴從土。宋人便說：「在金曰堅，在草木曰堅，在人曰賢。」

宋元兩朝，又有「偏傍學」的發皇，爲我國文字的「分別部居，不相雜處」，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國歷史上專門研究「偏傍學」或「字原」的書，在唐朝有李騰〔註三十〕的「說文字原」一卷、林罕〔註三十一〕有「字原偏傍小說」三卷，宋朝的一名和尚文字學者釋夢瑛〔註三十二〕著有「偏傍字原」、元朝周伯璣〔註三十三〕有「說文字原」。其中祇有李騰的書因年代湮遠，已佚。

明代荒蕪清朝豐收

明代在我國文字學史上，得算是一塊地荒蕪，收穫最少的一朝，自公元一三六三，到一六四三的兩百七十六年間，曾經風行一時，其實並無價值，後來終遭淘汰的，止有「字彙」和「正字通」這兩部書。「字彙」係梅膺祚〔註三十四〕作，分十二卷，又卷首、卷末兩卷。這部「字彙」的分部排列，一律以筆劃爲準，部首從一劃到十七劃爲止，各部所列的字再以筆劃的少、多爲次序，共收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個字。卷首一卷又以從一劃到三十三劃的字，排一個總表，便於閱者翻查，這是開筆劃查字的新紀元之作，現今的字典除王雲五的四角號碼查字法外，仍然採用「字彙」的筆劃查字法，是爲它的最大貢獻。

「字彙」一書還有五項開先例的特點，全部附列於卷首一卷中的「五門」，這五門是爲：

- 一、運筆：敎學童運筆之先後次序，也就是相沿及今的「筆順」。
- 二、從古：列舉俗字的由來，如「匱」原爲「匱」，「灰」應作「申」爲是。又「幸」，古作「幸」，不如從「幸」爲便利。
- 三、遺時：列舉所有不合古時字例，但是當時通行，不妨援用，俾便有所改良的字。如「申」，古作「申」，即應以「四、古今通用：列舉古今通用的字，使學童隨所在而通用。如古「从」爲今之「從」，古「击」爲今之「塊」，都可相通。

五、檢字：指點學童瞭解部首，如凡從「亼」的俱屬「人」部，凡從「刀」者都在「刀」部等是。

繼「字彙」一書後，又有張自烈「註三十五」著「正字通」十二卷，以「字彙」爲基礎，再加以校訂和考據。這兩部字書都因爲檢字便利而流傳既廣且遠，一直到清代還有吳任臣作「字彙補」、徐文靖作「正字通略記」、胡宗緒作「正字通芟誤」，隨時加以補充或訂正。同時，它們最大的功勞厥在筆劃檢字制的奠立，至今猶仍最流行的「康熙字典」，其檢字法和部首，可以說是全部依照「字彙」和「正字通」的。

「字彙」和「正字通」所首創的「部首法」和「檢字法」，其實是適應潮流，配合實際需要的一種自然趨勢。我國文字的區分部首，在這兩部字書問世以前，一向遵照「說文解字」的根據字形聯繫而區分，但是「說文解字」上所載的都是篆字，當秦末漢初之際，篆字改進爲隸字，字形上的聯繩已無軌跡可尋，後來隸字又改成了真字——楷書，字形變得太多了，聯繩區分已不可能，所以才有以字義和以聲韻分部首的字書出現，對翻閱者來說仍然嫌不方便。「字彙」、「正字通」一出，閱者確實是便利得多了。

我國文字學者每以有清一代爲我國文字學的後期，那是因爲在此時期之前，我們的文字學家都以善於篆文爲根基，充其量能够解六書，正筆畫，編輯文字書，所以，他們的成就，很難出乎文字的範圍，並沒有什麼學術上的價值，可是一到清朝，考據學興起，蔚成風尚。考據學應用之廣，及於經、史、子、集，但凡兩漢以前的著作，都是考據學者的研究資料。在這種發展之下，文字學益形重要，成爲研究中國一切學術的唯一工具，漢學的基礎，也因而確切奠立。

時人每推顧炎武爲漢學之始祖，顧炎武原名絳，字寧人，籍隸江蘇崑山，學者尊稱他爲亭林先生，他對於我國學術界最大的貢獻，在於他糾正晚明士子治學空疏的弊害，創立經學亦即理學之說，這便是時今流行於世界各地「漢學」之由來。

顧炎武推崇許叔重

顧炎武有關我國文字學的著作，祇有「音學五部」，三百多年來，向爲治音韻學者，視作最重要的參考材料。這一本書，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本文所要強調的，是顧炎武首先對於我國文字的字形，採取了懷疑的態度，因而開闢了深入探討研究的新路。

在他所著的「日知錄」一書中，顧炎武曾經指出：「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尙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慎）『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莫不奉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洛陽）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數人之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歟否歟，一也。」

顧炎武對許慎的「說文解字」表示懷疑，除了以上理由之外，還有如下的評議：

一、五經在蔡邕等人尚未正定之前，傳寫人人各異，所以「說文解字」的異字亦多，又有同書之中兩引其文，而不盡相同的，使讀者莫所適從。

二、五經流傳既久，錯亂脫落必多，讀者以經典往就「說文解字」，凡是「說文」中不載的字，未必一定就是古時所沒有的。因此不該：「別指一字以當之」，使其「支離回互」。

顧炎武且曾舉出實例，說明「說文解字」中有許多字是不通的，不合道理的。如像「威」爲姑、「也」爲女子陰部、「段」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天日無色等等。因此，顧炎武認爲今之學者，對於「說文解字」應取其大而擇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必須如此，方可以說是「善學說文者歟！」

由顧炎武倡導窮研文字學的風氣於先，又有乾隆時代的戴震確立原則于後，漢學派之正式建立，和文字學之發揚光大，在有清一代的第二位大功臣便是安徽休寧人，所謂漢學皖派大師戴震，戴震字東原，他是極力主張從文字學入手爲治學最高原則的一位大師。他強調治學方法「應以識字爲讀書之始，以窮經爲識義理之途」，這也就是說：求字於說文解字，求義理於十三經。除此之外，還得「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廣覽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故訓之助」。他認爲：「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僞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僞傳謬者，所經之經，非其本經。」這麼一來，文字學應用的範圍，就越來越廣，而戴震所從事研究的文字學，不但可以作爲考據的基礎，尤能將過去的訓、義、理三者合而爲一。因此，戴震成爲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用文字學闡明理義之精言的大學術家，同時，他的門弟子間，還出了一位最著名的文字學專家段玉裁。

戴震在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在於聲的方面，有「聲韻考」、「聲類表」、「轉語」三種。在於義的方面，有「方言疏證」和「爾雅文字考」。在於形的方面，則有「六書論」三卷。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清乾隆二十五年舉人，他在北京謁見戴震，十分敬慕戴震的學問和治學精神，於是便拜戴震爲師，從其治學。實則段玉裁自己的腹笥極廣，學問很有根基。時人稱他：「周秦兩漢書，無所不讀，諸家小學，皆別其是非。」他從戴震那兒，學到了漢學家的治學方法，共分十種，是爲：一、通訓詁，二、定句度，三、徵故實，四、校異同，五、訂羨奪，六、辨聲假，七、正錯誤，八、援旁證，九、輯逸文，十、稽篇目。這十種方法，又可以歸納爲三門學問：

一、考據之學。

二、校勘之學。

三、章句之學。

戴震的入室弟子段玉裁，便是運用三門學問之中的考據之學和校勘之學的方法，畢數十年的心力，從事我國文字學的研究。

究的。而他最偉大的成就，是爲段註「說文解字」三十卷，起先他用長編的體裁，名爲「說文解字讀」，共五百四十卷，後來再改成「段註說文解字」。當他着手此一浩大工程時，國內學人莫不引頸翹望，垂三數十年之久，「段註說文解字」直到嘉慶十七年方始付梓，高郵王念孫爲他作序，曾有：「千七百年無此作矣」之句，可見時人對他是何等的推崇。

迄至今日爲止，「段註說文解字」依然是海內唯一善本，我們在坊間所能買到的「說文解字」，幾乎全是這個本子。段玉裁之註「說文解字」，數百年來被我國文字學的專家學者一致公認爲「博大精深」，這真是段玉裁不朽的名山事業。對我國文字之有卓越的貢獻，必可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段玉裁的三十二例

段註「說文解字」，創見和發明，比比皆是。馬壽齡「註三十六」氏曾經列舉其中較著者計九例，茲分誌如次，並予舉例說明：

一、辨別誤字 例如「說文解字」示部，「禡」爲「燒柴」，燒柴祭天也。歷來各本都作「禡」，段玉裁則根據爾雅音義，改「燒柴」爲「禡」、「燎」爲「燎」。

二、辨別僞音 例如「一」部，「丕」，敷悲切，讀去聲實誤。段氏則改爲古音在第一部鋪怡切。「丕」與「不」音同。

三、辨別通用字 例如「示」部，「禴」，祝禴也。段氏則根據「玉篇」，「禴」古文作「袖」，祝由卽「祝禴」。

四、辨別「說文」所無字，例如「玉」部，「璵與」，各本作「璠璵」。段氏則謂（徐）鉉本有篆文「璵」字，是「說文」所漏載，依注所有，增爲十九文之一。（徐）鉉本則爲張次立所補。又考「左傳釋文」，有謂「璵本作與，音餘。由此可證古本左傳和「說文」，都不從「玉」，而後人輒加篆文之「璵」，其實大可不必。

五、辨別俗字 例如「傍徨」、「彷徨」，應作「旁皇」、「瑤璃」作「流离」、「芙蓉」當作「扶渠」，「璞」應作「樸」、「矩」當作「枱」、「杯」當作「榼」。

六、辨別假借字 例如「艸」部，「荅」，小赤也，假借爲「酬答」字。「蒐」、「茅蒐」，假借爲「春獵」字。「若」、「擇菜也。」
七、辨別引經異字 例如「瑟」彼玉瓊，詩大雅作「瑟」。「有荷與」、「論語」作「簧」。「犧牛乘馬」，「易繫辭

「作「服」。」「假于上下」，尙書作「格」。

八、辨別引經異句 例如「予維音之曉曉」，今詩無「之」字。「威儀秩秩」，此詩「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是把兩句誤合成一句了。

九、辨別異解字 例如「玉」部，「瓊」，亦玉也。各本「亦」作「赤」。「艸」部，「葷」，臭菜也。段氏的說法是「有氣之葷」，古作「薰」，或作「煮」。今人謂凡肉類的皆爲「葷」，讀如「昏」，義和音都不是原有的「葷」。除此九個例子之外，段玉裁註「說文解字」，還有以下的三十二項成就：

1. 分部例 分五百四十部，統攝九千三百五十三字。
2. 列字次第例 每部排定字的先後次序。
3. 說解例 解釋文字的形、聲、義。
4. 象形例 隨字舉例，說明何以象形。
5. 指事例 隨字舉例，說明何以指事。
6. 會意例 隨字舉例，說明何以會意。
7. 形聲例 隨字舉例，說明何以形聲。
8. 轉注例 隨字舉例，說明何從轉注。
9. 假借例 隨字舉例，說明何由假借。
10. 象古文之形例。
11. 除今音之外，再例三代秦晉之古音。
12. 叠韻爲訓例，韻同義即同。
13. 雙聲爲訓例，聲同義即同。
14. 辨古籀之例。
15. 辨或體字之例。
16. 引經證形例。
17. 引經證義例。
18. 讀若例 讀若未有反切之前，譬如其音。
19. 一曰例 形聲義之外，又有一形聲義之說不同。
20. 闕例 篆文之形、義、聲，許所不知，闕而不言。
21. 同意例 一字所從之形，與他字所從者之意同，因其所從之形意不正明，便另舉一字以明之。
22. 古文以爲或以爲例 古文以爲者，即古文的假借字；或以爲者，與依聲之假借稍有區別。
23. 方言例 指明一字之義係某地之方言，而非通語。

- 24 辨音義同例 音義相同而隸屬於兩部之字，其形不同者，而音義皆相同，特標而出之。
- 25 音變例 周代的音，漢時已變，亦予標明。
- 26 經傳以爲例 卽經傳的假借字。
- 27 漢人用字例 其不同於本義，又遠違於今例者，特別標明。
- 28 古今字例 古人與今人所用不同的字。例如誼，人所宜也。周代的「誼」，和漢代的「義」，和今日之義字已不同而意義相同。

- 29 廢字例 經典廢而不用的字。
- 30 俗語之原例 俗語之原出于古語者，例如江浙人以物與人曰「八」，即古語「八」，別也。
- 31 統言析言例 將意義籠統的字，予以嚴謹的分析。
- 32 單呼繁呼例 凡物品的名稱，在文字上大抵是單的，在言語上則爲繁，這是因爲跟聲韻的關係，段氏亦一一予以標出。

段桂王朱稱四大家

「段註說文解字」的問世，使滿清的乾隆、嘉慶兩朝，成爲我國文字學史的極盛時代。當時和段玉裁在文字學上同有精湛的造詣，而並稱於世的，還有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的桂馥，字東卉。桂馥曾經花費了四十年的時間，每天不斷的拿許慎「說文解字」，和諸經之義相疏證，因而著了「說文義證」五十卷，「說文諧聲譜考證」、「說文統圖」、「札樸」、「晚學集」、「繆篆分韻」、「續三十五舉」等書。他曾有一句治學的名言，說是：「士不通經，不足以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曾被許多後世的學人士子，奉爲圭臬。

有清一代文字學方面學有專長，獻替良多的，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又有王筠字貫山，山東安邱人，道光元年舉人，當過知縣，王筠從小就喜歡篆籀，及長博涉經史，尤以「說文」著稱于世。他對段玉裁之精，桂馥之博，都相當的尊敬推崇，不過他也很想在段、桂兩位前輩之外，獨樹一幟，所以他會著有「說文釋例」一書，就利用段玉裁、桂馥所已完成的著作，擇要輯錄，然後再根據羣籍輯錄段、桂兩氏所沒有留意到的地方，因爲「說文」的脫譌錯亂之處實在太多了，使得王筠在幾十一年的爬梳之間，又有許多新的發現。於是他便輯成：「說文釋例」二十卷，而在自序中特地強調他和段玉裁不盡同者五事，其最大優點厥在使讀者「讀一書當知一書之特點，始能得一書之實用。」果然給他自出機抒，獨成一家。

王筠在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還有「說文句讀」三十卷、「說文繫傳校錄」三十卷、「文字蒙求」四卷、「毛詩重言」一卷，附「毛詩雙聲疊韻說」一卷，還有「正字略」二卷，都是研究我國文字學者，不可不留意及之的重要參考書。

朱駿聲，字豐芑，江蘇吳縣人，有神童之名，十三歲時老師授他「說文解字」，一讀立刻通曉。十五歲為諸生，從文字學史上素有三錢之一之稱的錢大昕遊，錢大昕一見而奇之，讚他：

「衣鉢之傳，將在子矣。」

嘉慶二十三年中舉人，官安徽黟縣訓導，咸豐六年卒，享年七十一歲。朱駿聲在我國文字學上的最大成就，是他所著的「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把許慎「說文解字」的五百四十個部首，全部打破，而改以聲為母，以所從得聲的字分屬之，專事發揮轉注、假借之旨。他的「說文通訓定聲」，以豐、井、臨、謙、頤、孚、小、需、豫、隨、解、履、泰、乾、屯、坤、鼎、壯十八卦名，分為十八韻部，再以一千一百三十七個聲母比之，用來輯錄許著「說文」的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然後又從其他典籍中注有音讀的字，予以增補，使他的這一部書超出了「說文解字」的範圍，全部字數達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字之多。這是本「聲讀」而成的一項偉大著作。朱駿聲也因為此一重大的創舉，躋於我國文字學極盛時代，具有空前成就的四大名家之列，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素稱「段桂王朱」，而為我國文字學有清一代的四大家。

放之四海而皆準

「段桂王朱」四大家之外，清代又有所謂「三錢」，在我國文字學史上，也都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三錢」是為錢大昕、錢大昭和錢坫。他們都是跟段玉裁、桂馥同時的人物，而在王筠、朱駿聲之前。其中錢大昕字曉徵，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提督廣東學政，四十歲丁父憂，旋又丁母艱，從此就告病不出，主講鍾山婁東紫陽書院，活到七十七歲方卒。錢大昭字晦之，太學生，是錢大昕的胞弟，生平不慕名利，在家關起門來讀了一輩子的書，他名其讀書之所為「可廬」，也活了七十歲的高齡。錢坫字獻之，是錢大昕、錢大昭的本家侄子，副貢，署過華州知州，曾經力抗教匪，三度圍城而終告解圍。後來他積勞成疾引歸，卒於嘉慶十一年，享年六十有六。

三錢之中，錢大昕雖然未曾著有關於文字學的著作，但是在所著的「養新錄」一書中，頗多精深獨到之見解，給予後世治文字學者很大的啟發。諸如「說文舉一反三之例」、「說文連上篆字為例」、「說文讀若之字或取轉聲」、「二徐私改諧聲字」、「說文引經異文」、「唐人引『說文』不盡可信」、「說文本字俗借為他用」、「說文校譌字」等等。

錢大昭比錢大昕小二十歲，錢大昕曾經寄書勉他：「六經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訓詁而能明道者」，於是錢大昭便專心一志，孜孜矻矻數十年，而轉成了「說文統釋」六十卷，成為我國文字學的一大巨著。他這一部大書，光是一篇自敍附自注，就有洋洋洒洒三萬言，祇是萬分可惜，全書竟未付梓。

從倉頡造字，到有清乾嘉時代我國文字學之登峯造極，大放異彩，其間歷時垂四千五百年之久，由筆者所講的這一篇「中國文字的故事」，實際上也可說是一部具體而微的中國文字學史，讀者先生閱畢本文以後，當不難想像。四千五百餘年來

曾經有多少第一流的專家學者，以其最高的智慧，畢一生之力，孜孜矻矻，鍥而不舍的爲改進我國文字而努力。如果我們拿所有學人君子整體的力量貫穿、啣接起來，將他們心血的灌溉努力的成果，予以累積，我敢於說，全世界決無任何一門學問，任何一項事業，耗費過這麼大的功力和如許長久的時間，成千上萬先賢先哲智慧心血的結晶，是完成了一種世界各國永難望其項背的最優美的文字。我國文字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都是世界文化最珍貴的遺產，最重大的收穫，最龐大的事業，最偉大的事功，千秋萬世，它所具有的永恆價值，勢將永垂無疆之麻。

因此我們不可捨本逐末，不可見異思遷，不可一味熟中、迷信於蟹形文字，誠然蟹形文字也有着廣泛的用途，然而它祇能稱爲一種工具，它決不可能像我國文字一般，由四千五百餘年的不斷改進因而被賦予了靈魂與生命。當讀者閱覽本文，應該可以瞭然我國文字的優點，以及其無法抹煞磨滅的燦爛光輝，這是人類唯一的傑作，其工程之浩大，需時之長久，使用之價值，與其對於人類的貢獻，不知幾千百倍於太空登月。

我國文字早已奠定了基礎，它有變化萬端的六種造字方法，有極大的彈性可以隨時增加其字彙與詞彙，永遠不會發生無法容納、添加的問題，僅此一點便足以使我國文字在行將見及的未來成爲世界性的，爲五洲百國所採用。我國文字又具備了任何文字所無法達成的理想，多方面的優秀條件，早在秦漢年間我們已經完成了「書同文」，這是中華民族永恆團結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將來世界大同的第一要件，西洋學者將會發覺，當世界大同的境界出現，人類共同使用的文字除中文外無復他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字，具有中國文字的部首檢字的科學性，平上去入、抑揚頓挫的音樂性，和龍飛鳳舞、真草篆隸的美術性，具有悠久傳統，而且永不消滅其作用的歷史性，以及全球五大洲分佈七億數千萬中華民族土著和華僑的地理性。拿這一個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使用我國文字的人數，和全球用英文的三億多人相比，最低限度，在彷彿正由英語大佔優勢的現階段下，使用中國文字的，仍比用英文的多出一倍以上。

世界各國都會採用

姑且不論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世界的最高原則，藉由人類登月的壯舉完成，新興事物的不斷發明，世界各地的交通日趨發達，人類經濟活動的步向國際化，「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隣」，在前幾十年猶仍停滯在崇高理想的階段，如今却已在大踏步的趨于實現。這誠然是世界文化發達所產生的直接效果，但是我們不可忘記，更不能忽略，任何文明都必須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加以支持，否則文明便成了海市蜃樓，曇花一現。我們中華民族，擁有四千餘年持續不斷的整體人類活動紀錄，我們的二十四史，以及體制燦然大備，基礎雄固奠定，歷久彌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六書文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世界上決沒有任何國家民族的文字，差強可以跟它比擬。

筆者在此願意舉出三個其理甚明的理由，作爲中國文字必將爲全世界所採用的例證。其一、中國文字是世界各國所無法

想像的，唯一能使「書同文」、「語同音」兩大理想全部達到的一項最完美的工具，中國的方言多達數千種，但是中國人都在閱讀相同文字寫成的書，不但讀同時代的讀物毫無不便，而且唸幾千年前的古書也全無困難，美國立國的歷史還不到兩百年，但是中國人脫口而出的「先生」、「博士」、「父母」、「朋友」，都是從兩千多年以前沿用及今的。世界各國的文字不可能有中國那麼多的字和詞，因為中國的這一部四千餘年歷史，始終保持金匱無缺。

中國人儘管南腔北調，方言各不相同，可是永遠無礙於雙方意思的表達，正因為中國是做到了「書同文」的，必要的時候，充其量利用紙筆作筆談。尤其，中國式的筆談甚至於可以運用到大韓民國和日本。

亞洲和歐洲同為一個濱海的大陸，地理條件和生存環境幾乎是不分軒輊的同稱優越，但是歐洲自古以來便成為無數城邦、國家分崩離析、相互為敵的爭戰撓伐不休的混戰局面，中國却自始至終為一獨立完整的國家，乃至兼容並蓄，歷代都有擴充的中華民族。你能說這不是「書同文」的功勞？

由而可使我們獲知，當人類進化到四海一家，不分畛域的大同世界，它的首要之件便是「書同文」的實現，這一點，舍中國文字其誰？

第二是為世界各國歷來所創造的文字，都難逃在歷史無情的浪潮裏被淘汰的噩運，許多基礎未固，經不起考驗的文字都死去了，消滅了，例如古埃及、古希臘、古拉丁、印度梵文等等，在在都成了明日黃花，祇剩下若干字母的遺跡殘骸。中國文字之猶能傲然屹立，正足以表示它具有永久性的價值，而必將被採用為世界性的文字。語言文字的歧異，足以迫使一個地大物博的地域形同割據，相反的，要想臻及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人類理想境界，自然也需要最優美、最完整，最經得起時代和歷史考驗的文字來有以完成。

第三是世間事物日新月異，潮流演進千變萬化，各種不同的文字，建立在各種不同的基礎上，由基礎向上發展，究竟那一種文字有那麼大的容量，足以不斷創造、大量創造新的字彙與詞彙。事實上，中國文字在這一方面是足夠勝任愉快的，試略舉一兩個例，便可獲知此言之非虛。

中國之永恆價值

因為，認真分析起來，即以現時自詡為世界性語言文字的英語英文，它們不必要的繁複太多，而迫切需要的容量已嫌不够，今日的英文英語，捉襟見肘的現象隨處可見。例如中國分別親屬關係的專用字，伯叔舅姑、連襟妯娌，乃至堂兄弟表兄弟、侄兒外甥，在「文」有單字，在「語」有複稱，一見一聽，親疏關係立可瞭然，這一點有關倫常的區分，在英語英文裏就很難辦到。又如王、汪、望和東、凍、董……在英語裏的讀音根本就無法區分，再如「對仗」和「配偶」，無異為文字

美的最高表現，楹聯和每句字數有所嚴格規定的詩詞歌賦，應該是世間最優美的文學，而英文却刻板得祇能限制句子，而無法規定字數。再如學習英文最感困難的文法規則，及其複雜變化，在中國文字裏根本就無須加以慮及。什麼過去、現在、未來式、不規則動詞，字尾的變化，多數與個數、男性與女性，一入中國文字一概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總統蔣公在「國父一百晉二誕辰暨中華文化復興紀念詞」中，曾經昭告吾人：「我們中華民族所以可大可久，歷五千年而不墜者，就是我們以仁爲本的民族文化，能綿延不絕，並能隨時代而不斷進步，歷久彌堅，日新又新。因爲我們民族文化，根本就是一種智能、德性和羣體的結晶。——所以人性的尊嚴，個人的才智，乃得充份的發揮，他不僅是歷史傳統的繼承，而乃是時代生活行爲的具體表現。復興文化，就是要提高我們國民品德修養，人格尊嚴，信仰自由，修明心、羣、己的關係，增進人民的生活、民族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體的生命的基本條件。」

旨哉斯言，仁者之言溥及天下。如所週知，中國文字實乃中國文化之基石，之一大宣揚工具。筆者因深切有感於總統蔣公在這篇紀念文告末段所說的：「……只要大家能如此真知力行，發揮民族優良的文化，表現於倫理、民主、科學的生活，並一齊以『保衛民族文化，光復大陸國土，還我全民自由』的決心，表現於自己的思想、信仰、行動、力量之中，那就能力以篤實踐履之功，達成我們復國建國的大業，光大中華民族的新生命，開拓三民主義世紀的新時代，以爲我們 國父千秋萬歲壽！」

正由於受到 總統蔣公復興中華文化之號召，篤實踐履的策勵，光大中華民族文化新生命之莫大鼓舞，筆者乃不揣謬陋，草成此文，尙祈海內外先進有以教正，至所感幸。

〔註三十〕李騰，李冰陽之姪，唐代人。

〔註三十一〕林罕：唐代人，所著之「字原偏傍小說」凡三卷，五百四十一字，有石刻在四川成都。

〔註三十二〕釋夢瑛：宋南岳人，號臥雲叟。所著「偏傍字原」，在陝西西安文廟有碑刻。

〔註三十三〕周伯琦，元饒州人，字伯溫，幼時入京師國學爲上讀生，由南海主簿擢升翰林修撰，歷任浙西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台監察御史，假參知政事，他曾經招降張士誠，升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

〔註三十四〕梅膺祚：字誕生，明代宣城人。

〔註三十五〕張自烈：字爾公，明代南昌人。

〔註三十六〕馬壽齡：字鶴船，當塗人，曾撰：「說文段注撰要」計九卷，成於清代同治年間。